



背诵的代价

小时候对屈原颇有好感，因为这位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个节日，每逢这个节日，我们都能吃上粽子和鸭蛋等美味。

而对于像李白、杜甫这样的诗人，我就不是那么喜欢了，因为他俩写的那么多诗，老师都让我们背，况且有的篇幅还很长。如我不那么喜欢写散文的朱自清，背完了他的《春》和《匆匆》，老师又让我们背他的《绿》和《荷塘月色》，也是一篇更比一篇长。直到上了大学中文系，碰见朱自清的作品，我也还是不愿翻开。

不过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保持了那么多年好感的屈原也开始令我生厌了，因为教古典文学的教授非要我们背诵他的《离骚》不可，否则考试就不及格。漫长的《离骚》终于让我意识到了李白杜甫的仁慈，也许，那么多年我是错怪了他们。

见我对背诵如此深恶痛绝，同学们有些不解：“你的记忆力不是很好吗？怕啥？”其实，我可不是怕背诵，我是讨厌被强迫。我喜欢的文字自然是能记得住的，但别人强迫我记住的文字，我可

能便无法再喜欢了。后来成了作家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课本，那该多招孩子们的痛恨啊！即使不用背诵我的文章，但对于相关问题的标准答案也仍是得牢记的呀。

一直以为，我们古人的学习方式就是背诵，整天捧着书本摇头晃脑地念和背，他们也像我们今天这样鹦鹉学舌似地背诵唐诗和宋词。然而，经过一番深入研究，我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我们生活在视觉的世界里，古人却生活在听觉的世界里。我们是在看书本上的文字，文字对我们而言是符号，他们则是在读书本上的文字，文字对他们来说是声音。我们是在看唐诗宋词，他们却是在唱唐诗宋词。唱着唱着就记住了，哪里需要像我们这样费心费力地去背诵？这样的经验我们并不缺少，谁还没有学过唱歌呢？我曾经会唱上百首的流行歌曲，可是细细一想，我又何尝刻意背诵过那些歌词呢？的确，和着那悦耳的旋律，歌词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。

我们喜欢唱歌，歌曲表达着我们的的心声，抚慰着我们的情感。但如果我们

把心思都放在了背诵歌词上，试问歌曲之于我们还会有这样的艺术效果吗？

不得不问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们究竟为什么就这么偏爱背诵呢？显然是为了应对考试，或者说为了方便实用呗。

在背诵这些东西时，我们从来不必怀疑它们是否正确，要是不正确，我们何苦还要背诵它们？总之，我们想要背诵的东西一定是已然经过权威论证了的。记住它们就是以便更好地使用它们。久而久之，这样的学习的确是锻炼了我们的记忆力，但却也因此荒疏了我们的思考能力。常常，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得相当果断，这恰是由于我们在思考上没那么复杂的缘故。基于此，我们想当然地就将人家哈姆雷特理解成了思想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侏儒。

孔子有言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学习与思考，确是万万不可分开的，事实上，学习本身只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。知识是通过思考获得的，而不是通过背诵占有的。

被占有的知识永远是僵死的知识，唯有被思考的知识才是鲜活的知识。真

正热爱思考的人是不会倾心于背诵的，比如居里夫人、爱因斯坦都不主张背诵式的学习，后者甚至连某些最基本的化学元素分子式都记不住。在他看来：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，因为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，推动着进步，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。”所谓想象力，即是思考的创造性力量，离开了思考则无以想象。

记忆存在的理由，并非是为了背诵和重复，乃是为了思考和创造。倘若不用于思考，我们的记忆势必将会退化，进而可能一再重蹈历史的覆辙。只有借助于思考，我们的记忆才会得以深化，同时创造出新的记忆。所以，历史中的那些知识仅能记住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，因为没有思考便没有认知。没有被我们认知的历史并不属于我们，毕竟它起不到历史应有的启示和情感维系作用。

要知道，爱与认知是统一的，爱我们的历史就会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，要深刻认知我们的历史就必须爱我们的历史。光凭背诵式的记忆不仅做不到这点，而且还适得其反。



路文彬

作家，学者，翻译家，北京语言大学博导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天香》《你好，教授》《流萤》、论著《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落》等。

芳邻沉浮小记

数次迁居换房，与我家相继为邻的有过十数户，印象深刻的，是老尚一家。中秋节前夕，报纸刊发了拙文《闲话百宝箱》，让我忽然想到常写点随感的尚，他的老伴病故才一百多天，心情肯定寥落，于是，便将此文从微信上传给远在兰州的老尚。没想到，老尚很快就转来他儿子写的读后感：

父亲微信转来曾是邻居的杨闻宇先生发在文汇报上的散文《闲话百宝箱》。文章绘出世间百态，劈出善恶美丑，其间有李甲自我矛盾、自我背叛的真实写照，又有杜十娘从渴望、到悔恨、到果决而绝望的细腻描白，文笔如流，末尾是“到了如今，面对金钱与爱情，有人会不会认为杜十娘是个十足的傻瓜，而李甲、孙富，反倒是明白人呢？”很有感悟，于是想说说自己的一点拙见。

为了爱情，李甲想反什么？反的是世俗礼教、社会舆论，想推翻心理压力。最后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意志和能

力，于是又选择了放弃。本来是对于爱情、家庭的抉择问题，但最不肯、最卑劣的是，当他收了孙富一千两银出卖十娘那一刻起，对人性和爱情实施了彻底的背叛，注定遭万人唾弃，遗臭万年。

再说十娘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她想和李甲共同构筑理想的乐土，过上美满的生活。但是，青楼出身注定她是被套在钢铸的道德节操的长枷上的，无关你有容、有才，更无关你有财。十娘所追求的爱情正如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高悬在头上，一旦落下，她手里的百宝箱也就变成了潘多拉魔盒，轰然打开，魔光四射。

十娘的悲哀是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，所谓美好的爱情，只能处于一张由政治、金钱等因素所织成的无形的网罗里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，最后只有“冷笑一声”，抱着百宝箱投江自沉。——对于爱情，她的追求没有错，对于人性，她的预判没有对。

时至今日，芸芸众生都在悲悯她的

可怜，可又有谁肯拯救她的苦难？我好想十娘当初找的是一个爱她的盖世大侠，能用锋利的长剑刺破世俗的江湖，任风霜雨雪只为她折腰、只为她旋舞，远离这人间的尘嚣。

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灞桥烟柳》是百花文艺社出版的。1985年，出版前夕，责任编辑出差青海，顺便小停，到我家看看，我得隆重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。住在对门的高兆军，精于厨艺，为我家主厨。客人尚未进门，桌椅已预为摆妥。尚夫人领着5岁的儿子，轻轻地推门进来了，儿子突然看见桌上齐整的拼盘，扑上前去，抓一把肉片就往嘴里塞，他妈妈连忙拉开他，拍打着制止……上面这则小文，就出自这个小儿之手，他名叫尚鹏。

老尚两口都是军人，家庭教育是母严而父慈。老尚又写得一手好字。那时节没有电脑。我写纪实文学《西安事变》，老尚利用夜间休息的空儿为我抄写了好几万字，抄定的书稿曾得到名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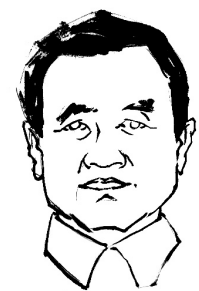
辑马成翼先生的赞赏：“这是谁抄写的呀？多漂亮的一手好字。”

我年近花甲时行将退休，2001年东迁青岛，此后，与小我9岁的老尚就很少联系。闻说他工作相当出色，政绩显著，很快就晋升为正师职干部。

2004年2月，我从电视上看到，老尚已经是“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”了，形象英俊端庄，大名驰名全国。“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”，我这邻居可是非等闲了。我为之高兴，可又暗自思量，从今以后，再不宜向人随便提说当年的厨艺以及抄写书稿的事情了。2007年，老尚也退休了。

回想起来，最让我吃惊的是尚鹏，当年见肉而率意抓食的小手，而今能如此地执笔为文，也勾起我重新回忆渐行渐远的那些邻里往事……

生涯坎坷，乃晚年之吉。生活已经严峻地翻过了关键性的一页，老尚收获一份恬淡，一份滋润，当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

杨闻宇

西安人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军旅作家，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月行色》《大风起兮云飞扬》《灞桥烟柳》《一束蒲公英》等，长篇纪实《近看西安兵谏》等。

旗花面

陕西人吃饭，吃得再饱，只要没吃面，总觉得没吃饱，哪怕只吃上一小碗面，就觉得这顿饭吃好了。

面食，是陕西关中人的家常便饭，三天不吃就会想，吃上三年也不会嫌，这就是关中人的饮食习惯。

这几年，我陆陆续续去小李旗花面店吃了十几次饭，三个月前才知道老板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，小李大名李晓武，当年的小李如今也四十五六的人了，发福了很多，可以叫老李了。可一笑起来，说话的声音就马上回到了当年同学之间玩耍笑闹之时。他如今已是当地旗花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还是中华厨艺公益形象大使。

旗花面是本地的一名小吃，过去娶媳妇、待女婿才吃的一种饭食，当年因为粮食紧张，因此才显得稀缺。现在旗花面已经成为武功、杨凌一带的招牌小吃，到了武功、杨凌，所谓“不吃旗花面，枉来武功县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面。由于杨凌是从武功分出去的，因此，武功、杨凌是不分家的。

旗花面又称“七花面”“奇花面”，因所用鸡蛋花、葱花、海带片切得像旗子一样的菱形或三角形，故而得

名“旗花面”。相传明朝中期，孝宗皇帝因其最宠爱的妃子妙春患病，不思茶饭，便昭告天下名厨为爱妃烹调饭食，众名厨使出浑身解数，娘娘依旧眉头紧锁，无丝毫食欲。武功一带有个名叫张末的年轻人，赶集为母亲买了半斤腊肉，顺手将皇榜揭下包裹腊肉，结果被差人带到宫里，面对众多御厨都无法解决的难题，张末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他苦思冥想一夜，他想到母亲最爱吃他做的面条，娘娘在深宫之内，大鱼大肉已经吃腻，海参鱿鱼更是吃烦了，但却没有尝过民间的饭食，何不冒死做一碗母亲爱吃的面食，或许可以躲过此劫。

第二天，他忐忑不安地为娘娘做了一碗味香、醋酸、汤煎、面软的面条，谁料娘娘被碗中的色彩所吸引，胃口大开，吃后更是赞叹不已，皇帝大喜，亲口品尝，边吃边赞。在吃的时候，皇帝看到碗里的臊子菜和菜油黄白绿，色彩分明，挑起面条形如小旗，放进碗内状似花朵，明孝宗特将此面命名为“旗花面”，作为宫廷御膳保留下来。

明代，武功人康海是弘治年间钦点的头名状元，官居翰林院修撰，明

“前七子”之一，喜食面食，他让自己的厨师向御膳房的厨师学会了旗花面的做法。因宦官刘瑾一案牵连，被罢官后，他带着厨师回到故里，为招待亲友乡里，在武功县城内做了一顿“旗花面”，众人争相品尝，赞不绝口，此面因此在此在武功一带代代相传，成为当地的一道名小吃。旗花面以“汪（油汪汪）、煎（汤要热）、清（汤要清）、稀（汤多面少）、细（面条细）、软（苗条软而筋）、工（造型好看）”著称。一般使用喇叭口状的细瓷碗（即碗口大、碗底小）来盛面。旗花面纯属武功特产，风味独特，是中国面食一绝。五百多年来，旗花面一直在武功流传至今。

旗花面最大的特点在于味道纯正，其味中正醇和，酸香悦口。旗花面的面没有多少，菜也只有少量葱花、鸡蛋饼、海带丝和鸡丝肉，吃面自然是以吃面为主，但旗花面是汤多面少。吃旗花面其实是吃汤、吃味，其汤味偏酸，喝了能开胃健脾。汤越煎越好，汤越汪越香，面越细越入味，连吃十几二十碗，吃得满头是汗、肠暖肚满，那才叫舒服。

我在小李旗花面庄吃了几年的饭

了，一直不知道它是我同学开的店，一是我离开家乡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其中有十多年在北京，和当地的同学联系较少，二是我在武功绿野中学只上了一年学，从高二就转到县城普集高中去上学了，和绿野中学的同学联系自然少了一些。

知道了小李的创业史后，我觉得他很坚强，在当初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开了个小门面的夫妻店，生意也时好时坏，但他坚持做餐饮行业，到现在把企业逐步做大了，还当上了杨凌美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，继续研究、传承和发扬地方传统美食。

武功、杨凌是炎黄肇始、后稷教稼、苏武爱国、康海戏志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，也是中国面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，光在武功、杨凌一带就有多达几十种面食，诸如旗花面、辣子面、蘸水面、扯面、biangbiang面、油泼面、破刀面等，滋养着关中腹地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，那么，继承和发扬传统美食的重任就落在了关中面食文化传承人的身上，希望他们能把我们的关中美食文化带到全国、全世界去，让更多的人带去美食和美味的享受。



张春喜

笔名秦人，陕西省煤化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省“百人计划”入选作家，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。发表文学作品300多篇，作品被选入十多个选集，出版个人作品集《秦人文集》4部。

肖像作者：陈亮